

特31

742

明鑑易知錄

大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五

周之炯靜專

主虞朱國標聖懷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景泰八年復辟。又在

位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

編丙辰英宗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詔開經筵

大楊

姪設提學

士奇。楊榮。楊溥。知經筵事。

編夏四月始設提學

南北兩京御史各一員。各省副使或

月能少江表

明英宗

帝親武將臺

僉事一員專救責成提督學政不許撫按侵越編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上築舊日之浪穹見上卷六十月帝閱武于將臺紀命請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邪。

土龍禱雨之謠

編丁巳二年春二月詔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編夏六月京師旱紀時御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

建文帝復往粵西

我土地成羣呼噪不知所起後有監國即位及復辟弟城隍者邨王再來還編秋九月各溫州府屬浙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

楊士奇贈況鍾詩

編戊午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復往粵西
編己未四年春三月加蘇州府知府況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紀鍾考滿當代軍民詣闕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宋趙抃諡清獻仁宗朝知七邑重逢張益州宋張詠成都府以一琴一鶴自隨知益州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後徙永興真宗朝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建文帝被執赴京師

編庚申五年春三月建文帝同寓僧詣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僧及建文帝被執赴京師紀建文帝好文章能為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曾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今廣西思恩軍民府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蕃司囚繫僧并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編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柰並直內閣哈機務紀先是王振語去聲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帶士奇及楊榮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楊溥

四人竟是我輩人

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效方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編秋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人稱東楊編九月僧及建文帝至京師紀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

九十歲廉

察也

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

今河南開封府禹州

白沙

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建文帝自其實御史密

以聞闕吳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命探之建文帝見

亮輒曰汝非吳亮邪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

殿汝尚食食子鵝棗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飴

吳亮忠義

忝

之乃云非是邪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

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

程濟之終

臣職

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

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

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編辛酉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

佑為工部右侍郎紀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趨擢與兵

王佑無鬚

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

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

安敢有聞者鄙之編秋八月名山東提學僉事薛瑄

為大理寺左少卿紀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

薛瑄不肯

屈王振

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名瑄至京朝覲不謁振

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士奇為謝振知

作三殿成

我獨不可一坐

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已意。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李賢字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恨也之。編冬十月。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成。紀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

吳中妻

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編十一月。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著有思庵集。性理全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
編壬戌七年。夏六月。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卒。諡榮
中以國子生累官至尚書。性貪鄙。其妻甚嚴。中一日迎誥。其妻呼子宣之。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邪。是翰林代草邪。曰。亦翰林代草耳。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志惠恨也。強笑容而已。編以禮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編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紀初

宣宗崩上冲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
上奇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
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名振責
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編十二月太監王振矯
詔以徐晞為兵部尚書

王振殺劉球

編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加詔求直言
下侍講劉球獄殺之紀球素為王振所憾錦衣指揮
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
不為禮德清銜之至是球應詔上言十事德清乃激

劉球斷頭
屹立不動

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講疏之三章言別賢否蓋詆公
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
疏有太常不可用道上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
下獄振即命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
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
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
頸流血被體屹銀人立不動編下大理寺少卿薛瑄
獄尋除名放歸田里紀瑄素不為王振屈振銜之會
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

薛瑄在獄
讀易
王振老僕

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
冤。屢駁還之。文諂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
出人罪。廷鞫竟坐以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罪。死
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魚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
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成。恕贖父罪。不許。將決。振老僕
泣於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
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
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編瓦刺太師順寧王脫歡
見上卷卒。子也先嗣。紀自脫歡并吞諸部。勢浸強盛。
十二

王振柳李
時勉

石大用救
李時勉

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編秋八月。王
振柳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紀振嘗詣監
銜。恨也。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察其事。無所得。彝倫堂
有古樹。故許衡號魯齋。元世祖朝官。至集賢大學上。兼國子祭酒。所植也。時
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
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柳也。肆諸成均。五帝太
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
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太后為上言之。
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編立妃錢氏為皇后。

李賢請重脩大學

編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大學成帝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見二卷四紀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大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至是成編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編夏四月以翰林院學士陳循直文淵閣與機務

下張需獄

編乙丑十年秋七月下霸州屬直隸知州張需獄紀

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於法牧馬官以譖王振遂被逮筆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於理

編丙寅十一年春三月貶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少卿尋復命巡撫紀謙撫梁南晉山

于謙撫梁

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嘗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

乃復命巡撫。編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大師諡文定人稱南楊

編丁卯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宣府大同僉都御史羅

羅亨信請備邊

亨信奏請增置城衛以備邊。不報。紀亨信上言。瓦剌

也先專侯驛。端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在我為要。在彼為害。

故曰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

于謙還部

尚書鄺荒犖畏王振不敢主議。遂寢不行。編以于謙

為兵部侍郎。編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

今宣府萬全衛

編戊辰十二年春二月。脩大興隆寺。紀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脩之。費巨萬。壯麗甲於京都。上臨幸焉。

也先進馬

編己巳十四年春二月。瓦剌也先遣使進馬。紀也先

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

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去聲先是也先遣人人貢。通事

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

也。先益愧忿。謀寇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編夏六月。謹身奉天。

三殿復災

山移平地
白毛遍生

華蓋三殿復災。紀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很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生荆棘高二尺始下詔赦天下編秋七月瓦刺也先大舉入寇帝下詔親征紀也先圖犯邊其勢

也先大舉
入寇

王振主親
征

甚張侍講徐理澄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邪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王振勸上親征從之編車駕發京師命弟郕王祁鈺居守紀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夏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

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命太監金英

輔廊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出居庸

關在直隸順天府城北過懷來城名在宣府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

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編八月車駕

至大同下詔班師紀師至大同王振又欲進兵北行

彭德清存王振

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

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

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

黑雲罩營

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晨復有黑雲如織傘本

字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

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

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編車駕至土木大

土木之變

軍與瓦剌兵戰敗績帝被擁以去紀大同總兵郭登

告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在大同府廣昌縣庶保無虞

王振不聽振蔚州屬大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

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

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進軍鷓兒嶺敵於

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

補申時平擊去懷來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

重載木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

驅入關。而嚴兵為殿。聲去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

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辛

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

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

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壬戌。敵遣使

持書來。以和為言。上遂召曹鼎。草敕與和。遣二通事

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

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敵奮長刀以砍。坎

大軍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藉死蔽

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位。獸類。徧身。上與

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張輔、鄺埜、王佐、曹

鼎、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初師旣敗。上乃下馬盤膝

面南坐。有一敵將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

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斬去見也。先之弟賽

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

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

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名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推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及

那顏

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猶華言然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編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邲王爲輔代總國政編籍王振家族誅之紀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椎捶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

樊忠誅王振

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邸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

子山巒戀上聲切肉塊也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

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尚

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

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編皇太后以于謙為兵部

尚書編也先擁帝至大同尋復擁帝去紀也先擁帝

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帝都督郭登閉門

不納帝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媿何外朕若此登遣人

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

郭登高識

郭登謀奪
駕

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

餘兩出迎駕既獻復不應初也先來索賂郭登曰此

給臺上聲欺也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

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

弓刀因擁帝還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也

先擁帝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速洪繫

詔獄帝出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

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帝始入也先營也先屢欲謀

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止且加禮焉

天意

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
 吳良羈雞畱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
 者亦隨上至漠北沙漠之北北方流沙日漠供薪水勞苦備至編
 皇太后命邸王即帝位羣臣奉表勸進紀太后遣太
 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邸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
 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
 亂於是文武羣臣文章勸進勸勉進上王再辭讓衆
 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編九月也先遣使來
紀使言欲送帝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

于謙見帝
泣言

幣二百匹賜也先編邸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
 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編也先復遣使致
 書紀也先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泣言曰寇
 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
 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設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
 督統領通州屬順天府霸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命在
 官者悉詣關支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上嘉納之
編以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部尚書編出楊洪
 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紀亨有

也先挾上皇入寇

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初協守萬全。見上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編冬十月也先挾上皇與可汗見上卷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師戒嚴。紀先是太監喜寧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見上朝野洶洶。人無固志。侍講徐瑄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名瑄問計。瑄曰。驗

于謙抗疏諫遷都

急於各處

之星象。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求南渡之事。可鑒也。瑄妄言。當斬。金英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為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齋濟平盜糧耳。不見宋牟駝。陀岡事乎。宋欽宗靖康元年。金鞞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積粟。

于謙以忠義諭三軍

得為所眾皆是之。編也。先軍圍京師。石亨等擊却之也。先北遁。紀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湯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如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謙率先士卒躬擐患也甲。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眾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

石亨敗敵

顏帖木兒環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票劫。攻城益急。既而宣府楊洪援兵至。軍聲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敵中。堅所向披靡。震懾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

殺傷甚衆。於是也。先氣稍沮。于謙使諜之細作。諜知

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

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

遁。編十一月。京師解嚴。整兵日戒嚴。楊洪等班師還

加于謙少保

京。封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

謙固辭不許。編伯顏帖木兒妻令侍女迎上皇駕。尋

值聖節也。先上壽。紀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

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

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

天意有在

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

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

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

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

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

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稅亦當進一言。銘時

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編十二月。尊皇太后孫

氏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曰皇太后。立妃汪氏為

皇后。

景皇帝 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皇太后命。即帝位。在位七年而崩。

編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

來迎。紀上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

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

罪事。遂寢。編瓦刺兵入朔州。屬山西大同府。大同總兵郭登

擊走之。紀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追奔四十里。奪回

人口牛馬軍器以萬計。捷聞。進封登定襄伯。編二月

叛臣喜寧伏誅。紀寧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

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

喜寧伏誅

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

與俱。密書繫計磐髀被骨。問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

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飲。城下磐抱寧

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誅之也。先聞寧欲與寶刊

王等分道入寇。編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與瓦刺脩

好。不許。紀貴請遣使原也。幣以款寇兵。而徐為討

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

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

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齟。痕入聲。齟也。我何似而

于謙諫和議

也先始謀歸太上

可言和。況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也。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甲任謙方專。疏既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編

秋七月也。先遣其叅政完者脫歡等齎書來請和。詔遣禮部右侍郎李實等齎敕報之。紀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會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上不

王直乞遣使迎復上皇

允。次日上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怪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為備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宋恭宗朝元伯顏軍逼京城。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被執。富弼。宋仁宗朝契丹遣

王直面赤厲聲

使來求關南之地進富弼樞密直學士齋書報之

乎衆未答王直面赤厲聲

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上命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齋璽書以行時閣蛤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北行編李實等辭歸紀實等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既見也先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

璽書不及迎復上皇意

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鼃鼃吹去聲帳服食飲皆

羶扇平聲酪洛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

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

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

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也先欲歸我

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實等因問上皇居此亦思舊所

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

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

歸罪於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曰

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帝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編脫脫不花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請和。詔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紀李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等。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

上皇還京

得之矣。卽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旣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奏請遣使奉迎。文武大臣上疏懇請遣使。皆不許。上問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對曰。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上曰。待楊善歸。再議。編八月。上皇還京。師帝送上皇居南宮。紀楊善等至也。先營也。先見善等甚喜。善因請上皇還京。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

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伯顏帖木兒請賜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乃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也。先令善坐上。皇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

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率衆頌目羅拜而別。伯顏送至野狐嶺。慟哭良久。始別去。仍命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既入塞。禮部議迎復儀注未定。上皇先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編冬。十二月。禮部尚書請明年正月。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編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二月。命右僉都

王竑救荒

事事窮理

委任出至

誠

救荒錄

好御史

御史王竑宏巡撫江淮諸郡。紀時淮徐大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民踵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為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其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淮徐大饑，驚曰：「奈何！」後得竑奏，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編秋七月，詔擇顏子、孟子後裔，異一人。

並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編冬十月，以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

金英東宮生日之對

編壬申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紀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給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府名守備都指揮黃瑄宏者，思明今廣西上。

萬里外有此忠臣

知府珮庶兄也。珮老于鈞襲知府，坊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珮家，支解珮父子，納甕中，瘞埋也。後圍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珮懼，乃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命釋珮罪，予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錯愕久之。司禮太監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嘗議於是，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

宜歸聖子黃珙奏，是詔從之。編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紀后太子生母也。編冬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何文淵易儲詔辭

編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吏部尚書何文淵罷。紀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祝對也。乃令致仕。編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紀有貞初名理，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悵惘，陳循教之更名，無使內臣習

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行也。遂更名。乃有是命。編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編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積雪恆陰。詔求

廖莊應詔
上書

直言。編夏四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料莊應詔上書。

不報。紀莊言。上皇被留北庭。陛下屢降詔書以變與

未復為意。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

見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羣臣亦得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

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

太子者。天下之本。臣以為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

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

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

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

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

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祝天下之心矣。不報。編

御史鍾同土疏請復儲。紀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

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

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韙委之。編五月下

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韙委之。編五月下

下章綸鍾同獄

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紀綸上脩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奏下錦衣獄。鞠訊體無完膚。鍾同先亦有言。故并逮。見二之編。以進士楊集為六安州屬江南知州。紀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

楊集上書于謙

明鑑錄

卷之五

二七

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編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紀正密請召見便殿。屏丙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屬山東兗州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可頗不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

伐南城樹

月監易印泉

卷之五 明景帝

二七

樹憩契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編乙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秋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紀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清大監視于謙疾

編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夏五月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少保于謙疾。紀謙以疾在告。上遣安良視之。見謙自奉儉。相與歎息。因以闈上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給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以賜。駕幸萬

歲山伐竹為瀝為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有言謙柄用過重者。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尋一個來換于謙。眾皆默然。

英宗睿皇帝

英宗復位

編丁丑英宗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紀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

太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襄王名瞻壻宣宗弟世子都御史
 蕭維楨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
 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邪維楨集
 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
 一立無他慮矣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
 所屬祝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學士蕭鎡咨
 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
 知朝廷之意在誰維楨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
 建元良為早擇疏進時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

許彬舉徐
有貞

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
 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
 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玉元
 玉徐有貞字也亨軌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
 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如公
 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
 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軌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
 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
 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會有邊吏報警有貞

徐有貞南
官復辟之
謀

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
軌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
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
軌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戶部侍郎陳汝言收諸門
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
為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
言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博通也南宮毀垣壞怪門而
入亨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曰爾等何為
眾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上皇登輿以行忽

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
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
門者不敢禦遂升奉天殿登御坐鳴鐘鼓啓諸門是
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有貞號於眾曰上皇復辟矣
趣促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景帝聞鐘鼓聲大驚
問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
八年為天順元年編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
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
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

殺于謙

翰林院學士直內閣蛤典機務尋管兵部尚書兼職如故編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侍郎紀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嗟歎良久遂有是擢編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紀先是城下之役見上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恨也之徐有貞嘗因謙求祭酒景帝名謙辟壁也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

以意欲二字成獄

退有貞不知亦恨謙及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藪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奏上上猶豫未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或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都督范廣勇而

知義為謙所任亨惡之并斬廣。編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軌為太平侯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世襲。論隨駕功擢哈銘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召廖莊于定羌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蔭其子入太學。編二月。皇太后詔廢景泰帝仍為郕王。尋薨。紀太后諭郕王歸西內。廢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諡曰反。編出左都御史蕭維

朕心有所不忍

楨於南京。召南京副都御史軒輓為刑部尚書。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編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編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編襄王瞻塔來朝。紀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趣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

曹石略徐有貞

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陛下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編**六月。逮徐有貞下獄。**紀**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為巧語。觸上。上殊不為。去聲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鞠。菊之。降廣東參政。既有以飛章。無姓名上來。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治鍛鍊無所得。摘其誥詞。纒禹神功語為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黜首。黔黑也。秦謂民為黔首。以其頭黑也。謫戍雲南金

曹石益專橫

岳正諫籍曹石

齒有貞去。而曹石益專橫矣。**編**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為兵部尚書。**紀**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汝言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為奸。**編**秋七月。謫內閣給贊善岳正為廣東欽州同知。**紀**初。正入直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領。以應也。之。正退。語。去聲曹欽石彭令謝兵歸第。欽彭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名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其難。

情故令早自為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石亨見之怒。遂指為謗訕。因有是謫。陳汝言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成肅州衛屬陝西行。都編守門官也九月。敕左順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指石亨不得輒入。紀上頗知石亨等驕恣。然念其功。開屏丙人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權獨斷。乃可。既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開門必奪。且內府門寧當奪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

李賢非奪門之非

臣辭不與。上驚問故。對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為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寢疎之。編冬十一月。逮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紀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賊私藉籍盛極也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內。廡下名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開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替得賂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俯首。自是上漸悟謙。

冤而惡亨等矣。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五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六

周之炯靜專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英宗睿皇帝

編戊寅二年春正月皇太子出閣始讀書編遣建庶

人出居鳳陽紀庶人建文君幼子也入禁大內時方

二歲至是年五十六上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

出建庶人

親親之義

善舜之心

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下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之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在任自為之遂遣婦屬聽其婚娶出入自在庶人出禁見牛羊亦不識末爰庶人卒懿文太子建文君遂無後

石彪下獄

編己卯三年秋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紀彪性陰狡兇暴出鎮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武等五十人詣闕

石亨謀又伏誅

乞畱為鎮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連石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籍歸第

編庚辰四年春正月石亨謀反伏誅紀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

語錦衣指揮使盧旺彥敬曰昔所居官皆爾等所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

亨曰陳橋之變宋太祖趙匡胤初為周殿前都點檢奉命率兵禦契丹次陳橋驛遂謀變

還沐稱皇帝廢周主為鄭王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

童告妖書

乎。旺敬股栗，莫敢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土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今大同府朔州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低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會亨來寇。延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

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見三卷三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編二月，詔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許自首。去聲改正。紀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功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問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不若令其自首免罪。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皆自首改正。

曹吉祥等反伏誅

編辛巳，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伯吳瑾。僅都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鏞。湯兵部

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紀方石亨之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牒諸降丁金帛。倚為腹心。諸降丁亦念猶吉祥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為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邪。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騰之後。魏武帝曹操其先為夏侯氏。操父騰為中常侍曹騰養子。遂易姓曹。欽大喜。由是陰畜異志。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欽慮其洩。箠楚濱死。上聞諭。欽曰。速改過不悛。諡也。罪無赦。先

宦官子弟為天子

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之。欽以故大懼。又錦衣指揮六。某。稿。姓也。何欽甚急。會李來寇甘涼。今陝西行都司甘州涼州。上使孫鏗統京軍往征之。馬昂監其軍。擢庚子昧爽。且微明也。出師。於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見三卷四。持我急。不發我為石彪續矣。遂分勒死士蕃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開。則擁殺鏗。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酒半夜可。二鼓鏗與吳瑾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

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秦投門鐺鐺去聲。聞上止。開門。縋入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鏞旋。率蕃將伯顏也。先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即召死士馳至。逆梟門。梟出殺之。恨梟為上侖已也。寇深素善欽。既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此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殺之。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賢驚出。被執。欽持梟頭示賢曰。今日直為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為我草疏進上。又執尚書王翱。賢乃就翱所索紙為草疏。

同翱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啓。欽火之。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矣。既而征西軍稍集。至二千人。孫鏜曰。不見長安門火邪。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軍銳甚。賊眾披靡。吳瑾將五騎出覘見三。賊猝與遇。力戰死。鏜于軌遇欽於道。奮砍坎中其膊博也。軌亦死。欽懼。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鏜督兵

聲。盡死。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遂屠其家。殺人日。鏖戰。一時盡死。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裂尸也。於市。

編壬午六年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編**太傅吏部尚

書致仕王直卒。贈太保諡文端

編癸未七年春正月以姚夔為禮部尚書。**編**追諡宣

德廢后胡氏為恭讓章皇后。**紀**孫太后崩。錢皇后屢

為上言。胡后見四卷賢而無罪。其死也。人畏太后。斂

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從之。錢皇后素性孝

謹。絕無妒忌。上北狩。每夜哀籲呼也。拜天倦則臥地。

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上在南城。每不快。后

曲為慰解。復辟之後。待景皇后尤盡禮焉。**編**秋八月。

少師禮部尚書致仕胡濙卒。贈太保諡忠安。**編**下錦衣衛指

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紀**時都指揮

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

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羅去聲巡也卒。撫職彬陰私數十

事。上之。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逮問。只要

一個活。袁彬還我。彬遂下獄。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

下袁彬獄

楊暄救袁彬

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猝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乃無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攀指也。達失色計沮。彬得從。輕調南京。

定后名分

編甲申八年春正月帝崩。紀上不豫。既而大漸。見四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去聲。占。隱辭。口以授使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李賢與學士陳文彭時捧讀。驚愴。歎曰。所言皆關大體。而止殉葬一事。尤為盛德。是月上崩。編太子見深即位。編尊皇后曰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曰皇太后。紀時周貴妃傳旨。錢后無子。不得稱太后。宣德自有例。彭時曰。胡后上表

后妃並尊

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若推大孝之心。宜兩宮同尊。得允所請。李賢復議曰。正宮宜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因定尊號。稱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編葬裕陵。編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名袁彬。還紀言官劾達欺罔。始繫獄。彬自南京名還復職。適達遣戍南丹。彬餞送出城。如禮。人以為難。編三月。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編夏五月。以馬昂為戶部尚書。王竑為

衣彬餞門達

兵部尚書。編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編冬十月。立如王氏為皇后。中軍都督

王鎮之女也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太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歲而崩

乙酉。憲宗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詔釋戍邊陳循

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增朱驥各回原籍。給還家產。紀冕訟父寃。上追復謙官。遣行人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編夏四月。荆襄今湖廣

陽二流民劉千斤反。劉千斤名通正統中與妖僧亢天峰謀亂天順末有石和尚名

龍糾衆四散劫掠通約同舉事編秋八月以彭時爲於大木廠聚衆至四萬餘人兵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

編丙戌二年春二月重脩闕里廟成帝製文紀之編

起復大學士李賢賢固辭不許紀賢以父喪去位詔

奪情起復賢固乞終制不許命內侍林興護送賢還

鄉視葬編夏五月李賢還京命入閣視事紀賢還京

復上疏乞終喪不允命入閣視事脩撰羅倫上疏劾

賢謂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琪拱二人皆不

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上惡倫狂妄謫福建市舶白

羅倫劾李賢

司副提舉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宋仁宗

史唐介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遣間金奇錦緣閣侍通

宮掖以得執政帝怒介爲英州別駕後御史吳中

復請名還唐介彥博言於帝請如中請賢雷倫賢曰

復奏乃名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路公彥博封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編襄陽賊劉

千斤僭號於南漳今襄陽府南漳縣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

圭督兵討平之編冬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

李賢卒贈大師諡文達

編丁亥三年春三月召商輅至京復爲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哈辦事編名羅倫還復爲翰林

李賢不效文潞公

院脩撰編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紀周太后

弟長寧伯或與真定今直隸武強縣民爭田命韶往

勘之韶至田所環視之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

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間可以別給

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本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

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邪疏上下韶錦衣

衛獄言官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

倖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編

秋七月追封漢儒董仲舒為廣川伯宋儒胡安國為

彭韶直聲震一時

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編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編戊子四年春二月固原今陝西平涼府固原州上官滿四據

石城反官軍討之失利編夏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

崩紀錢太后崩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

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見四卷當

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慈懿無子且有疾宜別葬彭時曰太后

母儀天下近三十年臣子豈忍議別葬已而上御文

錢太后合葬之議此一定之禮

大孝當以
死帝之心
為心

華殿名內閣諸大臣面議彭時曰合依禮而行庶全
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太后有礙學士劉定之曰
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
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
乎彭時曰陛下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
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葬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
來指周太后則兩全其美矣上感悟明日傳諭卿等如前
議行編秋八月命都督同知劉玉充總兵官右副都
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帥京營兵四萬

討滿四編冬十月以商輅為兵部尚書仍兼學士編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編己丑五年春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紀秉素剛介
給事中蕭彥莊受屬祝誣劾之遂致仕編三月命禮

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時

貴妃有寵安遂認為同宗編夏六月以姚夔為吏部尚書

編庚寅六年秋七月皇子祐楹揀生紀紀妃所生也

初妃有娠震孕也懷萬貴妃知而恚患恨也怒之盲方謀

害胎竟不墮至是生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孝宗

餌哺步。口之。訓也。

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

憲宗初即位。立吳氏為后。尋廢。

立王

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定漕米長運法

編辛卯。七年春正月。定漕米長運法。編冬十月。立皇

子祐極為皇太子。

萬貴妃所生也。

編壬辰。八年秋七月。隴州

屬陝西鳳翔府。

大風雨。

去聲。雹。薄。雹。雨。

覆大如牛

冰也。穀梁傳註。覆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編雹有大如牛者。五長七八尺。

山吼三日

六日方消。隴州北山吼。

許偶反。

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編癸巳。九年春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

贈太保。諡文敏。

編以

尹旻為吏部尚書。編命中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紀

劉大夏檢舊案留他處

時上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申篤司郎中。忠遣都吏往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置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大夏亦秘不言。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

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從然降位。揖而謝之。

此位不久當屬公

彭時編纂宋元綱目

復辟王帝號

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其部尚書。

編夏五月。以商輅為戶部尚書。萬安為禮部尚書。仍

兼舊職。冬十一月。帝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

目。

編甲午。十年冬十一月。復辟王帝號。紀上諭羣臣曰。

曩者朕叔邸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

年。屬寢疾彌留。疾彌甚而將死之際也。周書顧命篇病且臻既彌留之際。姦

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

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謂崩也。未及舉復辟

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用承先志。廟王宜復

帝號。其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編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諡文憲。編命吏部侍郎劉翊。許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

典機務。編皇太子祐極薨。紀皇太子薨。內官漸傳西

宮有一皇子六歲矣。萬貴妃驚曰。何獨不令我知。遂

具服進賀。召皇子入昭德宮。徙紀氏於永壽宮。編夏

六月。皇妃紀氏薨。諡曰恭恪。紀妃薨日。天色皆赤。人

疑為萬貴妃所鴆。朕去聲。亦作醜。鴆。酒有鴆毒也。鴆毒鳥。以其毛灑酒。飲之則殺人。

云編冬十一月立皇子祐樞為皇太子。

編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熈將為

增孔廟邊
豆侑舞數

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祠祀編命增孔子廟邊豆侑舞

之數。紀國子監祭酒周弘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

服邊豆侑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

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

開元唐玄宗封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縣同懸鐘

磬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

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川天子

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

衰弊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

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徧天下而被天子袞冕聖朝

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侑舞止用諸侯之

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敕廷

臣議增邊豆為十二侑數為八則侑數與冕服相稱

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

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遵豆侑舞俱如

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置西廠

編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詞見去

也刺探也外事紀直年少點開人上寵之先是妖

人李子龍以左道惑眾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黃緣

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

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

事者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求樂中盡

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見四卷主刺奸

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

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編夏五月罷西

罷西廠

商略勿直

廠紀江直羅織人罪數朔起大獄任用錦衣百戶韋

瑛縱肆貪暴臣民悚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

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江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

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以皆逸

果有以激之一日禍興卒亦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

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

入上命去西廠遣太監懷恩上直罪責之謫韋瑛

戍宣府編六月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紀御史戴縉

復西廠

言近年災變存薦。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
 太監汪直釐治也。奸刻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章
 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
 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緒九年不遷。以覲記。希幸。
 也。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
 左都御史李賓難於施行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
 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上。
 以二人言復西廠。直仍刺事。編大學士商輅尚書薛
 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尚書。

商輅等致仕

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紀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權
 貫排諸大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編秋七月。
 以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編冬十一月。以
 馮權為大理寺丞。戴縉為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
 御史。王億為湖廣按察副使。

東宮內官覃吉

編戊戌十四年春二月。命皇太子出閣。講學。紀時
 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
 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
 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官者專權。蠹國情。

老伴

先生喫茶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士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太子常呼吉為老伴一日太子念蒿里經而吉適至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太子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左右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編夏六月命太監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遼馬文升
下錦衣獄

編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加吏部尚書尹旻太子太保汪直為編夏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紀初陳鉞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文升獨與直抗禮左右多譽聲鉞毀文升鉞又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見卷二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擅禁農器乃遣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往訊直繆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

命汪直行

汪直討海西

遂逮文升下獄。請戍重慶。編秋七月。命汪直行上邊。編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末為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紀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國營。朱末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為辭。深入雲陽。青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徇。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編十二月。以陳鉞為戶部尚書。掌部事。

編庚子十六年春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末尚

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寧。破之。越討威寧。編夏五

月。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編秋七月。逮巡撫陝西右

副都御史秦紘。紘下錦衣獄。既而釋之。紀時秦府旗

校肆橫。民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蔽衣數件。

上親閱。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

黃絹蔽衣

調去聲也。紘巡撫河南汪直亦以事至。紘與抗禮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編以陳鉞為兵部尚書。編冬十月以國子監祭酒丘濬為禮部侍郎仍掌監事。

編辛丑十七年夏四月命汪直監督威寧伯王越軍務赴宣府相度擊賊事宜。冬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編壬寅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紀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廠校尉緝獲人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

後罷西廠

李致省用事

賜賚汪直聞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濟以直構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致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疎之。於是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翊不可。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翊有慚色。編冬十二月進吏部尚書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翊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編癸卯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紀直與

徐鏞劾汪直疏

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鏜湯以聞。故有是命。**編秋**八月。汪直有罪。罷。紀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遂罷直。削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鉞及戴縉革職為民。名還馬支。升以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

阿丑諷諫

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諛諧。諛。譏戲也。諧。和韻之言。怙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醉。虛去聲。也。酒狀。前遣人伴曰。某官至。嘲罵如故。又曰。罵至。嘲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怙然。旁一人曰。罵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殿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韋瑛諫。萬全衛尋伏誅。**編冬**

僧繼曉

十月以僧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為右善世。

編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編三月命太監陳

準提督東廠。紀準為人平恕清儉。蒞事之初下令軍

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由是中外安

之。編冬十月建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後府經

歷張徹獄。紀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詐楚府事敗。走匿

京師。黃綠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

美珠。輒十餘金寶。不可勝。升紀乃言於上。發內庫銀

數十萬兩於西華門外。拆毀民居。砌建永昌寺。大臣

建永昌寺

林俊劾繼曉梁芳

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今歲以來災異屢見。

京師地震。陵寢動搖。鑿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

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可為流涕。而僧繼曉欺罔

聖德。發內庫銀。建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

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佞。引用奸邪。排斥

忠良。數年之間。假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

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注直

莫能過。飢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不敢

張黻救林俊

王恕陳罪林俊張黻

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為陛下仁聖之累。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
貶雲南姚州 屬姚安府 判官張黻上言。今三邊未靖。四方
 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為諱。豈朝廷之福哉。伏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上以黻回護林俊。貶雲南師宗州 屬廣西 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干冒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為林俊

陳情亦蒙逮問。臣當以二人為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為天下國家慮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拱固天命可末保矣。疏入。留中。

星隕有聲

編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求直言。紀工

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教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疏入。俱置中。尋皆以他事謫之。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幾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如此。編復林俊張黻原職。紀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獨太監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

復林俊張黻官

御視擲懷恩

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舉所用御視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林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象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怪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汝矣。敏鬱鬱而死。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

星變專為內臣壞法

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

敢違命恐違法也上命覃尋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

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語之

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

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曰天下

忠義斯人而已編三月泰山屢震紀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

凡大震者七次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未

宣露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

已編秋九月大學士劉珣致仕以李致省左編冬十

外廷無人

王恕忠義

泰山屢震

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編丙午二十二年春三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紀

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黃緣復進用恕上

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朔改語多激切忤上意遂令恕

致仕編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紀輅字弘載淳

商輅纂修宋元綱目

安今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鄉會殿試皆第一奉敕纂脩續資

治通鑑綱目卒年七十三謚文毅編以馬寅為山東

布政使紀寅在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

馬寅三可
惜

淹抑降志。嘗語去聲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歎為名言。**編**冬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為禮部尚書。尹直為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編**丁未二十三年秋八月。帝崩。**紀**上不豫。命皇太子視朝於文華殿。己丑。上崩。年四十歲。**編**九月。太子祐。櫬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編**止妃張氏為皇后。壽寧侯張繼之女也。**編**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紀**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謫戍。怨。

名王恕為
吏部尚書

邊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賢。汝梁芳。陳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編**冬十月。名王恕為吏部尚書。**紀**初。太監懷恩以直道屏丙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名恕。遂有是命。**編**十一月。謚生母淑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紀**上念吳后保抱之恩。命宮中進膳如太后禮。**編**大學士萬安罷。**紀**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

萬安夜望
三台星
丘濬進大
學衍義補

於丙中得一篋怯箱也。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論之。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編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紀先是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見四卷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

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編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名祐，禮憲宗第三子，在位八年，壽三十六歲而崩。

編戊申，孝宗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

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紀文升陞見。賜大紅織金

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

自奮勵，知無不言。編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編二月

帝耕藉田。紀上耕藉田見一卷。畢，宴羣臣，教坊以雜

伎承應，或出褻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

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編以劉健為禮部

帝耕藉田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編三月帝視學釋

奠見二卷四先師編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

丁璣進士教毓元李文祥紀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

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貫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

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

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

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

試之人上命吏部起用之編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編初開經筵

儲瓘請起用五人疏

下湯鼎劉槩獄

劉吉使徐鵬何湯鼎

紀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詔開經筵

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編冬十月以耿裕為禮部尚書

編已酉二年春二月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編下御

史湯鼎奈壽州知州劉槩獄紀先是萬安劉吉尹直

在政府嘗語鼎朝廷不欲開言路鼎即以其言劾之

已而安直皆免官鼎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則君

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啗淡御史魏

璋以殊擢使何鼎家壽州屬江南鳳陽府知州劉槩與書

劉暉與湯鼎書

鄒智神色

自若彭韶不為判案

夏鍬劾劉吉

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鼎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恐無復安之兆也。鼎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親三木。在頸及手足。僅餘殘喘。神色自若。議者欲處以死刑。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石城。今廣東高州府石城縣。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鍬。侯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鼎等皆以言獲罪。買大學士劉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平疏奏。留中。鍬謝病歸。編夏五月。以彭韶

為吏部左侍郎。紀王恕為尚書。得韶為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定預備倉

編庚戌三年夏四月。定預備倉。編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紀吏部侍郎彭韶言。正近侍慎官。置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房徵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減齋醮。去聲。罷供應省營繕。上採納之。編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紀喬新

何喬新執法不司

易辭十易不為害

執法不回。每重王怒不平。劉吉言銜恨也。之。嫉。藪。御。
 史鄒魯誣奏喬新受餽遺。去聲。下獄。鞫訊無驗。遂致仕。
 歸。編以彭韶為刑部尚書。編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
 上疏乞致仕不許。紀恕時有建白。眾議謂業已行矣。
 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
 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
 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編九月。大學
 士劉吉罷。紀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
 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劉棉花

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為劉棉花。謂其愈
 彈愈起也。編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
 學士典機務。

王華請御經筵疏

編壬子五年春二月立皇子厚照為皇太子。編右諭
 德王華上疏請帝恆御經筵。紀略曰。每歲經筵不過
 三四御。而日講或閒。諫旬日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
 乃或閒。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易乾卦天行健
 息。又君子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
 終日乾乾。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
 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後可免於

丘濬言時政之弊

王恕諫開納事例

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編夏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紀大略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末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異物。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編冬十一月。詔停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紀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

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編癸丑六年春三月。刑部尚書彭韶罷。韶為外戚。官所嫉。又與

大學士徐溥不協。乃辭疾歸。後編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恕與大學士丘濬不協。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以禮部左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

編甲寅七年春二月。河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

河決張秋

劉大夏治
決河

楊茂仁請
專委劉大
夏

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
楊茂仁獄。紀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周覽形
勢。上言。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勢難猝治。當於
上流分導南下。再築長隄。低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楊茂仁上疏言。官
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
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水陰也。其應為
內官。為外寇。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入。興等奏茂
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

西域進獅
子

府同知。編秋。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
殿大學士。編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紀倪岳言。獅者。外
域之獸。真偽不可知。縱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
域所笑。詔還之。

0802
265

1723

院議衆
8.12.1
圖書館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六

明倫彙編

明孝宗

